

71年没回故乡 老兵想把家乡一草一木看个够



前夜,92岁老兵经乘国一觉睡到天亮,这是他踏入国门来最香的一觉。他说:“回到家乡,我的心踏实了。”

昨天,经乘国兴致勃勃地在句容的大街小巷走了一天,一路都在寻找儿时的记忆。他感叹:“71年没回家了,我真想把家乡看个够!”

落叶归根。经乘国何尝不想这样?不过,他叹息,几十年前因为打仗被迫离开家乡,流落缅甸。如今,缅甸有了家和家人,他必须还得离开家乡,回到缅甸。

■快报记者 刘向红 钟晓敏

【寻觅】

什锦巷6号,老兵有说不完的家事

“昨天晚上,三叔睡得很香。”经乘国二哥的二女儿经世庆告诉记者,踏入国门起,经乘国老人每天凌晨4点左右就起床了,昨天他却一觉睡到天亮,早晨7点半才起床。老人看上去,比往日更精神,胃口也大增,早餐吃了2个鸡蛋,2个汤包,外加一盘西瓜。

“回到家乡,我的心踏实了。”经乘国笑着告诉大家。连日奔波,经世庆本打算让老人先休息一上午,但经乘国却待不住,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一个地方——什锦巷(音)6号。

经世庆有一些为难,因为在句容现在的地图上,已经看不到什锦巷了,她也不知道什锦巷位于何处。不过,经乘国坚持要找。他说,什锦巷6号是他和母亲、二哥曾经一起住过的地方。吃完早餐,经世庆包了两辆“黄包车”,带着经乘国老人在句容老城区穿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

“没找到什锦巷,问到了柴巷。”经世庆说,转了2个多小时,还真找到了经乘国老人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以前,这里有一口老井,旁边还有一个土地庙……”巷名更改了,巷子周边发生了巨变,老宅子

也没有了,不过经乘国还是很肯定,“家就在这里”。

经乘国回忆起一家人在老院子里的生活情况,兄弟姐妹小小年纪就各奔东西做学徒了。那时,他在南京学徒,第一月拿工资时,他紧紧揣在怀里,连夜走回家里,把3元工钱交给了母亲……

阔别家乡71年,再次回到家乡的经乘国恨不得把家乡的一草一木好好看个够。记者去句容看他时,他去了葛仙湖公园。

“太漂亮了。”凭栏远眺,经乘国流露出一脸的陶醉。“哎呀呀,这是大宝塔吗?”在葛仙湖公园一角,经乘国看到了一个宝塔,流露出了惊喜。侄女告诉他,此宝塔非他记忆中的那个宝塔了,以前的宝塔失火烧掉了,这是后盖的。

“哦,难怪呢。”经乘国说,以前的宝塔是青砖小瓦盖的,那时他喜欢爬到宝塔上玩。宝塔上有很多鸟窝,他还抓过小鸟呢。一天下来,经乘国就这么边走边看,边走边感叹,不知不觉转了半个市区。每去一个地方,他都让女儿给他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

【叹息】

想祭拜父亲,却不知坟在何处?

前天,经乘国老人如愿祭拜了母亲。昨天,老人若有所

思,问起亲人:“我爸爸的坟在哪里,我想去看一看他。”

在经乘国的记忆中,父亲不如母亲慈爱。“爸爸喜欢赌博,还喜欢抽大烟……”经乘国的思绪,飘到了儿时。那时,父亲不太顾家,家中一贫如洗。他和7个兄弟姐妹吃不饱、穿不暖。“后来,有个家乡人去上海做蚕丝生意,回来之后盖了所小学,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我这才念了4年书。后来,因为家里太穷了,我就辍学当学徒了。”

在他17岁时,父亲去世了。经乘国记得,父亲葬在句容西门外。在没离开家乡前,他每年都去给父亲上坟。不过,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这次“省亲”,如果没有亲人带路,他连回家的路都未必能找到。如果没有亲人指引,他自己找不到父亲的坟。

对经乘国老人这一心愿,晚辈们还没办法去实现。原来,经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加上老人的兄弟姐妹已相继离世,晚辈们根本就不清楚经乘国父亲的坟在何处。“我只能给爸爸烧点纸钱了。”经乘国叹了一口气。

【亲情】

一家一家宴请,话不完的家常

下午5点半,记者陪经乘国老人回到他二哥大女儿家

时,一阵香味扑鼻而来。原来,侄女经世娥已做了一桌好菜。

“磨合”了两天,经世娥发现经乘国不爱吃虾爱吃鱼,不喜欢吃肉爱吃鸡。昨天,她特意清蒸了鲈鱼,又炖了一只老母鸡。此外,老人爱吃西瓜,侄女一日三餐都给他准备。

“三叔回来了,我们要好好团聚一下。”经世娥告诉记者,晚上她的4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都要赶过来聚餐,陪陪三叔。

“人是故乡亲,情是故乡纯。”经乘国与晚辈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都不生疏。饭桌上,经乘国跟晚辈们拉起了家常。他叮嘱侄子、侄女们,教育孩子千万不能打骂。关照侄孙、侄孙女们,一定要好好上学,长大了要孝顺父母。通过聊天,晚辈们更加了解这位三叔,也更敬仰起这位92岁老人。原来,经乘国大儿子多年前就因脑溢血去世了。这么多年来,老人坚持打理修理厂,抚养大儿子留下的3个孩子。如今,大孙子已上了大学,另外一个孙子和孙女正在上高中。经乘国说,他要继续干活,要把孙子、孙女都培养成人。

经乘国“省亲”的日子并不长,晚辈们争着宴请老人回家团聚。今天,老人又要辗转去句容葛庄了,大哥的孩子们生活在那里,他们也十分惦记三叔,“如果我爸爸还在,他肯定要请三叔到家里住住啊。”

■花絮

见不到快报记者 老人急了

5月30日,记者从遥远的缅甸,将老兵经乘国接回了中国。这些天来,记者一路小心翼翼地陪护着老人。老人也对快报记者产生了亲人般的依赖。

昨天早晨,老人起床后,没像往日一样见到记者,他有一点不习惯了。一整天,他不止一次问:“那个记者呢?”他甚至还拨通了记者手机,颤抖着说:“你不要我啦?”

旅途颠簸一个星期,记者本打算在家休息一天的,但一听说老人这么惦记,便再也待不住了,挂了电话就往句容赶。

“我在电视上看到我了,还有你。”一见到记者,经乘国像看见亲人一样笑了。在缅甸的家,一周才有2个小时的电,老人平时很少看电视。不过,回国之后,他每天晚上,想看就看。前天晚上,亲人打开句容台时,电视上正在播放老兵回家的新闻。经乘国老人一看乐了,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记者,与记者一同分享着他的快乐。

“义丐”徐超改做明星用名赚钱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经纪人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徐超,这个在南京江宁的乞丐,因去年汶川大地震后捐款被快报独家报道而名噪一时,被人称为“义丐”。在人们的关注中消失大半年后,“义丐”再次频频出现于媒体。昨天上午,徐超在南京进香河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跟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叫相晓冬的职业策划人。

40天前,徐超就是跟着相晓冬去了北京,开始实施他们的“以义取利”计划。此举一出,舆论哗然。



去北京,未谋职却频频出镜

“愿意和我去北京吗?”4月27日,相晓冬在江宁找到了乞丐的徐超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的相晓冬还是中国企业报的记者,一位职业策划人。“我是您的‘粉丝’。”相晓冬说,此次专程来接他进京谋职。相晓冬还带来专门为徐超创作的《义丐赞歌》,一句句念给他听。这让老人大为感动。他带着自己一直照顾的精神障碍乞丐“呆子”到一家小餐馆,留给呆子500元后,跟相晓冬去了北京。

“上了火车后,他才跟我说,带我去北京,其实不是找工作的。”徐超告诉快报记者,相晓冬说让他去“做明星”,还说他“一身都是宝”。这让徐超如坠云雾,“我一个要饭的,身上都是破烂,哪里来的宝?”但相晓冬告诉他,“义丐”的名气,身上破旧的衣服,手里的不锈钢讨饭缸子……都是宝。而这些宝,是可以用来换取“利”的。

徐超接受了相晓冬的安排。到北京后的10天,相晓冬以“平均每天一家媒体的频率”,安排徐超先后接受多家电视台及纸媒的采访。

“以义取利。”面对媒体,相晓冬直言自己的想法。“义是徐超独特的品牌,拥有市场价

值。有义的人应该在物质上同样富足。”相晓冬称,他与徐超是合作关系。“我的智,加他的义,等于以义取利这一颠覆传统经营理念的全新尝试。”

一个名为“义丐徐超”的博客也被开通,进行“网络乞讨”,徐超欣然接受。

利未取先遭质疑

然而,他们的“以义取利”计划还未开始正式实施,就在读者中和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别把义丐徐超逼成“芙蓉姐姐”》,5月5日,评论家乔志峰撰文质疑相晓冬的行为,“老人甚至可能沦为一种工具、一个傀儡,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乔志峰质疑,这是在弘扬“义”,还是扼杀“义”?

网民观点与乔志峰大同小异。虽然大家都将徐超和相晓冬分开对待,但仍有人担心,心地善良的义丐徐超会不会在策划和商业包围中最终将自己套牢?

相晓冬最受质疑的行为,是他在徐超的博客中公开了自己的私人银行账号,让捐款都存进这个账号。并称,乞讨来的钱分为两部分支配,其中个人捐款和企业捐款的一半,将全部捐给灾区。企业捐款的另一半则由他支配。

“我相信他不会骗我。”面对公众质疑,徐超从未怀疑过相晓冬,“他是个好人。”

“取利”之路碰壁

在北京,徐超共接到6500元的捐助。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时,相晓冬带着徐超赶

赴四川,在那里捐出1500元,并进行募捐,但几乎没人捐款。四川省慈善总会相关人士强调,“这种私人募捐行为是不合法的。”

截至昨天,相晓冬公开的两个账户上没有收到一分钱捐款。然而,在徐超的脸上,记者看不到一丝焦急。“现在在我的身份证办好了,我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了,捐款可以捐到我的账户上了。”徐超对募捐的前景很看好,“要是用我的名字开设账号,起码50万元到账了。”

相比数月前记者见到他时,徐超的口才明显好了很多。去年,在快报记者陪同下前往四川时,徐超受到当地媒体极大关注,而此次四川之行,只有几家媒体前往采访,为何受到如此冷落?徐超说:“那是因为大家目光短浅,都不能理解小相,他们看不到长久的未来。”只有小学文化的徐超还大谈在地震捐款中备受非议的企业及其企业家,认为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尽到“义”和责任。至于博客,徐超称是相晓冬帮他开的,“内容他都读给我听了,是经过我同意的。”

“您相信自己能成为明星么?”记者问。“嗯,相信,小相说了能让我成为明星。”“那您觉得成为明星好吗?”老人点了点头,“当然好。我当了明星后,可以更好地为灾区做事。”对于有网友质疑,徐超是否受到了相晓冬的胁迫,才走上炒作之路,老人连连摇头,“当然不,他对我挺好的。”如果炒作失败,相晓冬还会像如今这样善待老人吗?“会的,我相信他会。”

改为拍卖取利

昨天上午,记者在南京一家宾馆客房见到徐超和相晓冬时,相晓冬先递给记者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份“通稿”,还有100元“车马费”。被记者拒绝后,徐超将钱塞回了口袋。

“我没有私利的想法。”相晓冬再次重申。“不光个人的捐款,企业的捐款也全都捐给灾区,我们一分不留。”相晓冬改变了以往的说法,而宣布了另一个计划,“拍卖,老人身上的衣服、鞋子、讨饭缸子,每件行头都可以拿去拍卖,每件出价1000元。”但徐超立即插嘴,“1000万有点多了,我看100万就差不多了。”

相晓冬还改变了一直以来“以义取利”的说法,“现在我不取利了。如果拍卖顺利,一半的钱用来建立基金,一半的钱归老人所有。到时他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

相晓冬认为,最终他们不会亏,但这次没有回头路。“要么徐超成明星,我成经纪人,要么我跟他一起成乞丐。”相晓冬颇有些悲壮地说。但他又称,他谋生绝对没问题,“光写义丐的故事都能赚钱。”

下一步,相晓冬打算看看有没有其他媒体邀请他们过去,“无论媒体是不是骂我,只要他们关注我。实在不行,就回我山东老家,继续造势。”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即使小相退场了,我也会一个人走到底,我是为灾区。”徐超说。

快报记者 常毅 马晶晶 文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

■手记

从说讨饭到谈责任 记者眼中的“义丐”变化

第一次见到徐超,是在去年5月16日的晚餐时分,老人身上的破衣服发出一股酸臭味,花白的长发耷拉着,端着不锈钢杯子,不停地颤声说:“行行好吧,老板。”不管能不能要到钱,老人都是礼貌的一句“谢谢”。去年冬天,记者曾陪同老人去四川参加一所希望小学的落成剪彩仪式,那几天他住的房间里散发着异味,连服务员进出都捂着鼻子。

再见徐超,是昨天上午,在一家宾馆里,他和他的经纪人受某电视台之邀,来做一档访谈节目。

仍是那身穿了16年的洗得发白的打满补丁的蓝色中山装,里面的蓝色布包斜挎在身前,里面装着那个不时叮当作响的不锈钢讨饭缸子。但记者走近时,却闻不到他身上曾经散发的异味。身上的衣服和布包也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丝油垢。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梳理得整整齐齐。他老练地操作着房间里的空调和电视机,没事则靠在床头翻报纸。如果不是这身招牌式的行头,记者怎么也无法将他与乞丐联系在一起。

数月前,记者曾专程到江宁看望老人,那时他谈到最多的,是每天的收入,“今天还不错,要了20多块钱呢。”但这次,他却主动跟记者聊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来。王石、三鹿奶粉、王老吉,还有他开通不久的博客。对于这些曾经的社会热点话题,老人不停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坐在一旁的他的经纪人相晓冬则不说话,只看着老人微笑。

快报记者 常毅 马晶晶